

著
Judy Fong Bates
方曼俏

龙记咖啡馆的子夜
Midnight at the Dragon Cafe

南开跨文化交流中心研究丛书·加拿大华裔获奖文学译丛

主编 逸霞

南开大学出版社

南开跨文化交流中心研究丛书·加拿大华裔获奖文学译丛

主编 逸霞

龙记咖啡馆的子夜

Midnight at the Dragon Café

[加] 方曼俏(Judy Fong Bates) 著

宋立君 译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 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龙记咖啡馆的子夜 / (加)方曼俏著; 宋立君译. 一天
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3. 9

(加拿大华裔获奖文学译丛)

书名原文: Midnight at the Dragon Café

ISBN 978-7-310-04270-8

I. ①龙… II. ①方…②宋… III. ①长篇小说—
加拿大—现代 IV. ①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84160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孙克强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 300071

营销部电话: (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 (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 (022)23502200

*

唐山天意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185×130 毫米 32 开本 11.25 印张 2 插页 190 千字

定价: 36.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2)23507125

序

逸 霞

海外华裔文学近年来备受关注，一是源于其中颇多佳作、精品，昭示着华裔作家们的丰富想象力和迷人的创作才华，二则得益于海内外文化交流日渐深刻，当然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国内很多读者对华裔文学的浓厚兴趣，使得相关作品被频频译介，产生了一定反响。至今美国华裔的不少代表性作品已为国内读者所了解，而与之毗邻的加拿大华裔文学仍罩有一层神秘面纱，国内鲜有翻译出版，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鉴于此，我们策划了这一套“加拿大华裔获奖文学译丛”，希望能将那面纱后缤纷的面影呈现一二。

这套丛书甄选的作品主要创作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之后的二十年，这一时期是华裔加拿大作家全面崛起的时期，不仅作品数量日渐丰厚，整体艺术水准也达到了新的高度，其中佳作屡获加拿大重要文学奖

项,有的成为高校课程选读的文学范本。追溯华裔的英语文学创作,已有近二百年历史,但在北美的土地上,华裔长久以来是相对沉默的族群,他们的书写亦如“自说自话”而鲜少被人关注。但是随着李群英(Sky Lee)、郑霭玲(Denise Chong)、余兆昌(Paul Yee)、崔维新(Wayson Choy)、方曼俏(Judy Fong Bates)等作家的作品面世,华裔的书写开始吸引越来越多加拿大普通读者的目光,华裔文学成为加拿大多元文化中色彩鲜明的一道风景。现在,当这些作品跨越大洋展现在中国读者面前时,悲喜交融的唐人街、波澜起伏的家族传奇、淘金人的魂魄、东西文化的碰撞……独特的景致每每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每一位华裔加拿大作家都在诉说着各自不同却又息息相通的东方情愫。这些华裔文学作品不仅呈现精彩的异域故事,更是异质文化冲突、交融的生动范本。通过阅读,我们或将获得跨文化的比较视野,使我们对东西方文化中某些熟知的或陌生的东西,生发出前所未有的新鲜感受与思考,而这正是一种别开生面的阅读体验。

本丛书的引进,得到华裔加拿大诗人朱霭信(Jim Wong Chu)先生和作家李彦女士的鼎力相助,编者在此致以由衷的感谢。



儿时的物什，我存留至今的仅有三样，是三本书。第一样实际上是一本用细线装订起来的素描簿。封面是用硬纸板做的，泛着淡淡的橄榄绿。里面的图画各式各样——有树木，有花草，有动物，有人体；还有一些奇异的造物，或美艳绝伦，或丑陋无比，它们缠绕在一起，一个长在另一个身上：有的长在眼睛里，有的长在肚子上，有的长在舌头上，还有的长在嘴巴里。小时候我觉得这些图画很神奇，但是它们也让我忐忑不安，因为它们把我拽进了一个我无法理解的世界里面。多年以后再来翻看这些图画，我依然会心神不宁，不过不同的是，而今的我感到心里空荡荡的，一片惆怅。

另外两样是两个从中国带来的手抄本，封面是用红布做的，装订用的也是红线。一本很厚，里面全是脸谱素描，脸谱形如佛头像，脸上点着痞子。母亲曾

经告诉过我，瘡子长在脸上某个位置是吉相，但是长在另一边脸上的同一位置却可能意味着一生会充满悲剧和苦痛。在一排排脸谱上，鼻子、眼睛、嘴唇和耳朵的形状各不相同。长而肥厚的耳垂代表长寿和富有，薄薄的嘴唇则代表贫穷。每每有华人顾客到店里来，母亲都会偷偷地看他们的面相。有一次，一个华人路过我们小镇，和我们全家一起吃晚饭。他一直都想跟母亲搭话，但是母亲从一开始就不搭理他。后来，母亲解释说：“那个人长得蛇头鼠眼的。老话说得好，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母亲告诉我，他的眼睛窄窄的，看上去很邪恶，所以是个坏人，不能相信。后来我们得知，那个人是多伦多唐人街里一个臭名昭著的赌棍和花花公子。有时候母亲的相面更为直白：“看那个男的，他的耳朵又小又薄，再怎么勤快也不会有什么出息。”有一次，她还跟我提起我那已经成年的哥哥。“他的脸型和鼻子都很结实，将来会发财的，但是他得发奋做事，因为他的嘴巴太丰满了，想要的东西太多了，而且他的上半辈子不会顺风顺水。”

另一个手抄本虽然从表面上看起来跟第一个没有太大差别，但是里面却蕴含着别的秘密。这个手抄本里蕴含的是我的人生轨迹，是我的命运。在离开香港来到加拿大之前，母亲带我去找了一个算命先生，让他给我算算姻缘和命运。现在我已经想不起来算

命先生长的什么样子了，只记得他的手又细又长，指头窄窄的，像长短不一的小树棍。算命先生的屋里弥漫着熏香的味道。母亲为这本算命书可是花了大价钱的。每一页上都满是用毛笔写的汉字，最前面一排是一幅雅致的黑色书法作品。因为我不认识这些汉字，所以觉得里面蕴藏着强大的能量和神奇的魔力。每每触摸书页，我都几乎能感觉到算命先生手持竹杆毛笔在宣纸上写字时手掌留下的体温。小时候，我总是把这本书倒着拿，从右往左翻；我得时刻提醒自己：不能跟在学校里看书一样，要从左往右翻。

每每问及书里写了些什么，母亲总是显得有些犹豫不决。她的犹豫使我颇为不安。她告诉我，我将来会去别的国家生活。她还告诉我，我在十三岁以前忌水，千万要敬而远之。我总会恳求母亲再告诉我一些关于我的未来命运的细节，但她只是摇摇头，告诉我说书里的其他东西都无关紧要。

1957 年

母亲带着我去往加拿大之前几个月，父亲周星运和他的老朋友林东叶在离多伦多不远的小镇尔湾合伙买下了龙记咖啡馆。他们觉得这是一桩合算的买卖，因为龙记本身就是一家中餐馆，厨房里有现成的锅具，前门的窗户上方挂着一个长方形的招牌，招牌上用金色的汉字写着店名。不过，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在尔湾这样一个小镇里做生意，成本要比在大城市里低得多。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父亲的小店是遍布加拿大各个小镇的诸多中餐馆的一个缩影。这些下等餐馆大多是家庭营生，永远也无法融入到社区里去。

离开香港前，母亲带我去了一家裁缝店。我们每人做了一件毛外套和几件棉质上衣，母亲还单独做了

一件深绿色的旅行西服和一件漂亮的玫瑰色旗袍。母亲把我们的新衣服收拾好、抚平，跟布料、叠好的毛衣、一包包的草药、给家里人准备的小礼物和我们少得可怜的细软一起，小心翼翼地放在了一个棕色的大皮箱里。

我和母亲站在一起，排着长队等候登机。我简直不敢相信，站在我旁边，身着老番^①式样西服、脚蹬黑色高跟鞋的漂亮女人就是我的母亲。在此之前，她上身要么穿棉质的斜襟盘扣大褂，要么穿浅色的上衣，下身则是穿宽松的裙子。母亲曾经告诉过我，我们要去的国家叫做“加一拿一大”，那里很冷，地上都是雪；那里住着很多老番，他们只说英语。在香港的街头上，母亲曾经把老番指给我看。“他们不说中国话，”母亲告诉我，“不过要不了多久你就会学英语，像老番们一样说话。我岁数太大了，学不了英语，不过素珍，你以后跟他们没什么两样。”我有些好奇，英语听上去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学英语很容易，而母亲学英语就很难。

在前往加拿大之前的几个星期里，对于马上要去

① 老番(lo fon)：旧时群众对外国殖民主义侵略者之称。《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广州工人参加三元里抗英斗争情况调查记录》：“一般人只知道三元里人打红毛鬼，其实那次打老番的，并不止三元里的群众，总计有几万人参加。”——译者注

一个新的地方，母亲并不显得有多兴奋，但她还是很用心地教我英文字母表，告诉我怎样把各种看上去像圆圈和小树棍的笔画组合成一个个字母。我摹写着飞机窗户上的英文字母，突然想起了母亲曾经跟我提起过的传教士，他们曾经教过母亲怎样写英文字母，但却没有教她读音。

无论何时往窗外看，我都能看到四周的云彩。我甚至有些怀疑飞机是不是在天上一动不动。我们的旅途似乎没有尽头。

母亲说，我们算是幸运的，因为父亲已经在加拿大定居了。母亲告诉我，我们之所以要去加拿大，完全是因为我。在加拿大我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可以去上学，我们一家人也能团聚。但是我知道，如果不是为了我，母亲宁可留在中国。母亲的话很多都让我摸不着头脑，我唯一明白的就是，在加拿大我们会很安全。

母亲唯一期望的就是见到海兰姨妈。海兰姨妈是外婆的幺妹，二战之前就嫁给了江姨父。江姨父跟父亲一样，都是开平县人。江姨父返回加拿大之前，就已经有了两个儿子。日本人打来时，海兰姨妈和其他村民一起逃到山里躲起来。母亲告诉我，她的整个

家族就只有她、海兰姨妈和海兰姨妈的两个儿子从战争中活了下来。战争结束后，海兰姨妈找到了母亲，收养了她，对她悉心照顾。父亲从加拿大回来后，海兰姨妈介绍他俩认识。父亲和母亲结婚后不久，海兰姨妈就去了加拿大。

飞机在多伦多降落了。我紧紧地贴在母亲身旁，生怕在一群陌生人当中走丢了。我们站在一条长长的队伍里面，等候一个穿黑色制服的老番男子检查母亲出示的文件。虽然他冲我笑了笑，但是母亲却一直显得十分紧张。老番男子终于把文件还给了母亲，母亲赶紧抓住我的手，跟随着人群来到了另一个房间。正当母亲手忙脚乱地拿行李时，我看到一男一女两个人冲我们跑过来。他们俩看上去很好笑——男的又矮又胖，女的又高又瘦，顶着一头黑色的卷发。母亲从行李堆中抬起头看了一眼，然后向海兰姨妈伸出了双臂。她们互相拥抱着，笑着，大声尖叫着。随后，海兰姨妈弯下腰来，把我抱到了怀里，嘴里还说着我们家乡的四邑方言^①。江姨父笑着对我说，我看上去可远不止是个六岁的小姑娘。他拎起了我们的棕色大箱子；海兰姨妈拎起一个小一点儿的，另一只手搂着

① 四邑方言：指广东省新会、恩平、开平、台山等地的方言，当中以台山话为代表——译者注

母亲，嘴里唠叨个不停。我们穿过一个青绿色的大厅，里面摆着窄窄的长条木凳。我看到一个老番男子在扫地，还有一些老番女子在工作台后面忙乎着。

外面有很多老番，他们一边挥手，一边用他们奇怪的语言叫喊着，有的钻进了停在路边排成一线的汽车里。我的脸颊冻得生疼。江姨父把我们带到了一辆出租车上，轻松地用英语跟司机交谈着。我坐在后排，挤在母亲和海兰姨妈中间，靠在了母亲的胳膊上。我抬头向窗外望去，看到的只有黑漆漆一片。

海兰姨妈和江姨父住在多伦多市中心唐人街里的达西大街。海兰姨妈给母亲看的第一样东西是冰箱和电炉子。我认识的人里面没有谁家有这种奢侈品。但是海兰姨妈告诉我们，在加拿大，每个老番家里都有这些东西，大多数老番家里还有小汽车。我问母亲，父亲是不是也有小汽车。江姨父笑了，告诉我，“只有老番有小汽车。我们中国人一心只想把挣来的每一分钱都存起来。你爸爸是从来不会在自己身上花那种钱的。他是我见过的最吝啬的铁公鸡。不过现在你们来了，素珍，也许情况会有所不同。”

大人们坐在厨房里，一直聊到深夜。海兰姨妈把客厅里的折叠沙发打开，铺上床单和毯子，让我睡在上面。沙发不是很平。母亲躺下来以后，我不停地滚

向她那一侧，滚到沙发座垫和靠背的连接处。母亲差不多整夜都在翻来覆去。半夜一点，我醒来了，发现沙发上就我一个人。母亲站在前面的窗户跟前，注视着楼下的街道。我起身站到她身旁。母亲抱着我，和我一起凝望窗外陌生的景致。马路对面是一排黑漆漆的、死气沉沉的房子，看不到一个人在走动。街道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白雪。我从来没有见过雪。它们看上去既光滑又平坦，我忍不住想要跑出去，用手摸一摸。树木全都枯瘦枯瘦的，一片树叶都没有，我甚至怀疑它们是不是生病了。一切都是静悄悄的，只有隔壁传来江姨父的鼾声。

第二天上午，母亲换了一身新衣服。江姨父和荷兰姨妈带我们去街道另一头的一家餐馆吃点心。房子前面的院子里依旧是白茫茫一片。我弯下腰来，捧起一捧雪，感觉冷冰冰的、轻飘飘的。我把雪抛向空中，雪团散开，撒落在地上，让我感到很是新奇。

尽管只有几个街区的距离，即便我们在薄毛外套里面加穿了毛衣，我和母亲还是冻得直发抖。母亲环顾着灰白色的人行道和一堆堆积雪，问道，“太冷了！你们怎么能受得了啊？”

“我刚来时也跟你一样觉得这里太冷了。”江姨父说，“过一段时间你就会习惯的。”

母亲撅起了嘴唇。“你说的没错。”她顿了一下，

“这里真安静。跟香港比，这里的街上几乎没有几个人。”在香港，只要是在街上走，母亲就会紧紧地拉住我的手。人们挤挤挨挨，我和母亲都害怕被挤开走散了。

“唐人街中心地带比这里繁华一些，但是加拿大的城市永远不会跟国内一样拥挤。”江姨父说，“这里的地方都够大的。等你到了小城镇，那里更安静，人更少，商店也少，更像是中国的村庄，当然，这里要现代得多。”

“而且这里很安全，”海兰姨妈说，“这里没有强盗，甚至连乞丐都没有。哎呀！香港的那些乞丐们，眼睛都被人挖掉了，浑身恶臭。想想都让我作呕。”

我想起了以前见过的那些乞丐，他们穿着又脏又烂的衣服，有的还没有手脚。我很高兴能够远离他们。

“没错，在这里你不用怕有乞丐，素珍。”江姨父说，“加拿大没有乞丐。这是个安全的国家，是个好地方。我到这来的时候已经十六岁了，过了上学的年龄，不过学英语还是没问题。你就幸运多了，这么小就过来了。”

餐馆在二楼，一楼是一家中国人开的杂货店。海兰姨妈走在最前面，我和母亲紧跟着，江姨父落在后面。这家餐馆看上去很高档，每张餐桌上都铺着桌

布，服务员都是中国人，都穿着夹克。餐馆里坐满了中国顾客，中国话随处可闻。虽然我在街上看到一些老番和中国人在一起，但是在这里却连一个老番也没见到。也许母亲告诉我的不都是真的，也许加拿大没有那么多老番。

江姨父跟服务员开着玩笑，告诉他我和母亲是刚从中国来的。他点的午餐跟我们在香港吃的东西完全不一样。母亲好像一点儿也不饿，只吃了一只虾和一个猪肉饺子，然后喝了几口茶。我四处打量着，觉得加拿大跟母亲朝思暮想的香港根本就没两样。

搭火车去往尔湾之前，母亲重新穿上了那件深绿色的西服。她给了江姨父和海兰姨妈一包人参和一副麻将牌。“丽晶，”海兰姨妈恳切地说，“你千万不要太想家了。在这里，日子真的好过得多。你一定要把心思都放在素珍身上。给自己一点时间，很快一切就都会好起来的。有时间就来看我们，不要一直窝在那个地方。”

尽管双唇紧闭、眼神忧伤，母亲还是点了点头，微笑着说：“我肯定会来看你们的，麻将牌还在你们这呢。”大家都笑了起来。海兰姨妈给了母亲一个拥抱，说了声“再见”。

在火车上，母亲很少跟我说话。我一边看着她摆

弄外套最上面的那颗扣子，一边想象着我将要看到的父亲是什么样子。我只在一张小小的黑白照片上见过他的样子。后来，母亲把我拉到身边，让我靠在她柔软而又温暖的身体上。我慢慢地睡着了，迷迷糊糊地感觉到母亲在用手指拨弄我的耳朵。

母亲拿出一个白色的信封给列车员，江姨父在上面写了我们到站的名字。我们从多伦多出发的时候，太阳还刚出来没多久，建筑物的影子扯得长长的，但等我们到了尔湾时，无边的黑暗好像随时要把我们吞噬。母亲喃喃自语地说，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天就黑了。列车员冲我们做了个手势，指了指车门的方向。母亲和我跟在列车员后面走到门口，犹犹豫豫地站在车厢踏板上。列车员把我们的箱子从火车上拿下来，放在了长长的站台上；站台旁边是一排低矮的木头房子。然后，列车员把我从踏板上抱了下来。我笑了起来，但是很快又停了下来，因为我看到母亲的脸上写满了焦急的神情。

在站台路灯微弱的灯光下，我看到一个老人冲我们跑过来。他戴着一顶鸭舌帽，帽舌遮住了额头，每跑一步，他身上那件肥大的棕色外套就会上下飞舞。他在我们跟前停了下来，气喘吁吁的。我注意到他的双手藏在外套的袖子里。他轻轻地拍了拍母亲的肩膀，用我们家乡的方言说道：“丽晶，你们终于到了。”